



散 文 集

夜宿土豆村

目 录

夜宿土豆村	上海市南市区下乡上山办公室 戴秉仁 (1)
在张思德光辉形象面前	晓 晨 (9)
车间里的“雷”声	浙南工人 鲍学军 (13)
暖 流	洪 勤 (16)
金色的礼堂	上海电机厂 鲜 慧 (21)
千锤百炼	山西省黎城县上遥公社女民兵 王爱新 (25)
喜看今日水道杨	《人民日报》通讯员、记者 (31)
冷坞春早	浦 江 殷 敏 (38)
金沙岛上的葵花	解放军某部 虹勇兵 (43)
学 步	国家建委五局 周育德 (49)
野营歌	上海警备区 杨映生 (55)
大路朝阳	侯 新 (60)
“就地露宿”的夜晚	驻沪海军 郑谋梅 (64)
清泉滴滴育青松	解放军某部 南 哨 (67)
沙漠里的冬青	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北建军 (72)
一把锄头	江山电器胶木厂工人 江天识 (75)

夜宿土豆村

上海市南市区下乡上山办公室 戴慕仁

一

列车卷着漫天飞雪，蜿蜒地滑进了东北小站——东风车站。列车员费劲地打开车门，踏脚板上冰冻如铁。

一年前，我送第一批小将赴边疆前卫大队插队落户干革命，也是这里下的车。那是春天，巍巍的小兴安岭郁郁苍苍，一片青绿；今天却又是一番景象，茫茫林海，大雪覆盖，正是伐木的旺盛季节，车来人往，一片欢腾。我小心地让过一辆又一辆巨龙般的大卡车，合抱粗的红松在车架上蹦跳，散发出阵阵松香。

我站在路口，正在寻找顺路搭车的机会，听得背后嚓嚓的脚步声，回头看，一个高个子的东北老乡，敞开羊皮袄，肩上背个兜兜，迈步走近我的身边。他嘴里喷着热气，眉毛胡子冰花凌凌，一照面就问我：“上哪？”“前卫大队。”他抬头看看山岗斜阳：“前卫离这百里地，不赶趟罗！”我焦急地嘀咕了几句。这位老乡听出我重浊的南方音，把我上下一打量，

问：“你是上海来的吧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我有点奇怪。

“上海话我耳熟得很。”他笑笑说，“到前卫干么去？”

我坦率地告诉他，我去总结前卫大队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先进事迹，限期赶回上海向送子务农家长积代会汇报。他认真地听完我的话说：“前卫是咱地区一面旗帜，可你没有听说咱屯子的上海青年吗？”

“你们是哪个村？”

“土豆村！”他神采飞扬地挥动手臂，指指路边挺拔的红松说：“咱屯子的小老虎个个都是这样的，棒！”他一把夺过我手里的包，拉着我上了山坡，说：“走，到咱村歇脚，不远，三十里地。”我有点踌躇。他一个劲地催促：“走吧，耽误不了你的公事，明天起早派车送你。再说，咱们这几个小鬼这几天跟咱闹别扭，不听话！”哦！我这才听出他拉我去的真正目的，“你的意思是要我一起做点思想工作？”

“对，有这个主意！”他很坦率地笑笑。

“怎么啦，闹情绪了？还是春节到了想回家？”

他摇摇头：“不！不！不！撵也撵不走，我问过他们，快过年啦，想妈不？咱给假。他们说：私事服从公事，一切服从战备，土豆村就是我们的家，跟贫下中农一块过丰收年，才带劲！”

“那他们吵嘴了还是打架啦？”

“你也说得太严重了。他们从来不干仗，他们说：拳头生来是对付帝修反的！”经他这么一说，我象走进五里雾中，实在费猜。他看出我在疑惑，就宽慰我说，“别瞎猜了，咱们回去办个学习班，把这个矛盾解决了，你帮咱说几句，可不能护着他们，噢！”我不置可否的“唔”了一声，其实心里老大一

个疙瘩。大概他一时说不清楚，我也不便追根问底。于是我把话扯到“土豆村”这个名字上去。他笑笑说：“不知底细的人都觉得怪。上海青年到这里来一听这名儿都乐了，什么名不好取，叫个土豆村，怪难听的。七嘴八舌的传到咱们耳朵里，党支部决定向青年上的第一课就是介绍土豆村的历史。”经这位老乡详细叙述，我才明白土豆村是旧社会活的见证人，是教育知识青年最好的活教材。原来这个地方是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，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节，强迫一批农民到这里垦荒。不多几年，冻死饿死几百口，到了解放前夕，全村只剩下十二户，没牛没马，用的是原始农具，种不上粮食，只能种点土豆糊口，因此得名土豆村。解放后，土豆村翻了身，种上了粮食，发展了林业和副业。可刘少奇这个混蛋搞的修正主义一套，读书人往城里跑，乡下姑娘往城里嫁，全村找不到一个会计……这位老乡介绍到这里，愤慨的脸上逐渐舒展，“这下子可好了，毛主席给咱们送来了接班人，山沟沟添了桩大喜事！”

“可也得严格要求他们，他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。”我插了一句。

“那当然。他们乍来什么也不会，再说干活，连走路也得从头学起，雪地走路一不留神四脚朝天。问题出在知识青年身上，根子却在刘少奇头上。毛主席把再教育的担子落在咱贫下中农肩上。咱们一定给毛主席争气，让毛主席放心！这帮小伙子很能吃苦，他们说农村一年胜过学校十年。现在贫下中农称他们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，阶级斗争的战斗员，贫下中农的好学员。”我越听越激动，却又解不开刚才的疙瘩，这样的青年在这样好的老师带领下，还闹什么情绪呢？……

二

“突！突！突！”森林深处一阵应天响的马达声，丛林中惊起一批野鸡和飞禽，扑楞着飞向远处。这位老乡收住脚步，自言自语说：“野马来了！”并挥动帽子。我顺着他的视线遥望，只见一台四十五匹马力的拖拉机穿林越涧飞驰而来，白桦树上的积雪受到震动，啪啪地掉下来，落在司机的皮帽上。我渐渐看清了：这位司机年纪很轻，一件紧身的“坦克”棉袄，没有大衣，却是浑身热气腾腾。这时，我怔住了，发现他单手操纵方向盘，左臂膊用绳子吊在脖子上，我佩服他胆大



艺高。他轻巧地闪过稠密的树林，绕过雪地上横七竖八的木材，把拖拉机开到我们面前，一个煞车，让引擎“蓬蓬蓬”地响着，纵身一跳，站在老乡面前。老乡严肃地劈面就问：“谁放你出来的？我叮嘱过几回了，伤没好不准开车，你……”小伙子憨厚地笑起来，低声地申辩说：“你不是说干啥都要想着战备嘛。我想一旦发生战争，一条胳膊挂了彩，难道就不开车了？”这位老乡憋不住要笑，却努力控制着，但是严肃的脸上却慢慢地舒展开来：“你都有道道，好，看在客人面上，咱们回去算账！”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双新的棉胶鞋递过去：“拿去换上！”小伙子一缩身子：“我……”

“你有，对不对？你那双新的早在小林的脚上了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”小伙子收下胶鞋，老乡朝四周一看，问：“铁英她们呢？”小伙子指指前面山坡：“在前面劈梆子。看，不来了吗！”一阵歌声、笑声，山那边拥出一群男女青年，手里提着斧子，二人一伙拉着爬犁，上面一垛木柴。见这边有人，笑声停了，六个人发出一个声音：“老书记！”这喊声又响又脆又亲昵。我这才恍然明白这位老乡的身份：“原来你是……”他急忙打断我的话：“为人民服务嘛！”老书记迎着这群走来的青年微笑着。我也仔细打量这群青年，三个女青年走在前面，一个个英姿焕发，红喷喷的脸上显出青春的光采。她们一齐拥向老书记，七嘴八舌地问个不停：“老书记，你出去三天，咱天天盼你，想你。”“我的针灸穴位挂图搞到没有？”“还有我要的《智取威虎山》——”青年们边说边去掏书记的兜兜。书记忙捂住不放：“别慌，都有，回家给！”

“你县里开会带来什么好消息？”

“不少，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你们上海派同志来看望

你们来了。”

“在哪？”她们这才注意到我这个陌生人。经老书记一介绍，我就落入她们的包围圈，问长问短，我也不知回答谁好。老书记给我解围：“天快黑了，赶紧装车，别把客人冻坏了，回家谈吧！”青年们一下呼啦散开。老书记和几个小伙子挂上大爬犁，姑娘们把木柴往上堆装，动作十分利索。小伙子们把我和老书记推进驾驶室，他们都跳到后面爬犁上。那个独手司机正要开车，一个穿草绿军棉袄的姑娘跳上来，一把抓住方向盘，对小伙子一咧嘴：“到后面去歇着，我来！”小伙子不肯放手，朝她看看。“瞧什么？没有咱们支持，今天能让你开车？”小伙子笑笑让了位，跳下车，扮了个鬼脸说：“不去坐飞机，倒开拖拉机。”我低声问书记：“她也能开？”“能啊！她们几个都会。”“刚才小伙子笑话她是什么意思？”“哦，是这么回事，这姑娘叫吴铁英，在上海时原来分配她到民航局当航空服务员，她不去，她发誓要成为一名边疆的反修战士。她现在是团支部书记，本份是会计，白天出工，晚上做账，是个不知疲倦的人！”“刚才那个小伙子一口流利东北语，是本地的吧？”我问。老书记一听笑了：“不，也是你们上海的，他叫牛志农，外号野马。在上海是红卫兵头头，现在是咱们的民兵排长！”

拖拉机欢腾地开进了一条平展的小道。老书记碰碰我的手肘说：“到家啦。”果然，眼前出现三排整齐的平房，房顶上厚厚的积雪，家家烟囱里飘荡着缕缕的乳白色烟柱，绿色的窗棂里辉映着明亮的灯光。电线杆上的喇叭正在播放革命歌曲，拖拉机的轰鸣惊起牛嘶马叫。忽然闻到一股肉香，青年们告诉我，今天打到一只熊瞎子，晚饭请我吃土豆烧熊掌。不可想象，这就是当年穷困荒凉的“土豆村”！

三

吃过晚饭，老书记陪我来到青年住宿的地方，三间泥砖平房，内外粉刷一新，右边是女宿舍，左边是战备室兼男宿舍。进了战备室，南北两个炕，南炕睡人，北炕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排油光铮亮的枪枝武器。墙上一幅世界地图，在亚非拉地区插满了星星点点的红旗，地图下面几行毛笔字十分醒目地写着：

“世界地图挂墙上，每天都要看一看，哪里人民受苦难，哪里人民在反抗，共洒热血同战斗，消灭全球帝修反！”

房子里暖烘烘的，小伙子们干脆只穿一件红背心，露出强劲的筋肉。牛志农哨子一响，男女青年都拥进战备室，后面还跟进几位贫下中农。

老书记打开兜兜，把青年托他带的和没有托他带的书籍物品一件件送给大家。顿时，房中洋溢着青年们的欢笑声。

这时，我想起了白天老书记谈起的青年闹别扭的问题，我正想问个究竟。老书记先开口提出问题：“今天上海的同志在这儿，把你们的工分问题解决一下，不然耽误了年终结算，社员可不答应！”我一听很吃惊，原来这么严重，我有点紧张起来，忙问旁边的铁英：“怎么，你们争工分？”“争得厉害！”她笑着，脸都不红。几位贫下中农冲着我：“上海同志你说句公道话，咱们社会主义讲究的是按劳分配，可这些小青年，给他们评分还不要！”

“大爷，我们不是不要，而是不配拿这么高的标准分！”铁英和气地说。

“你们有多大劲使多大劲，不比咱们少干，就拿你铁英说吧，春耕点豆子赶上马犁，咱村里还找不出第二个哩！”

“我们是小学生，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，贫下中农手把手地教我们，误了不少工，我们跟你们能一样拿标准分吗？”小牛刚说完，被老农轻轻一掌：“就是你出的鬼点子，你带的头！”小牛挪了挪身子笑笑说：“那你问大家吧！”青年们七嘴八舌地说：“贫下中农为我们政治上付出心血，经济上付出代价，我们有什么贡献！”

“谁说没有贡献？你们宣传毛泽东思想，打针治病，扫盲识字，这且不去说它，要不是你们这批小老虎，新垦的三十垧田能丰收吗？一个冬天能修好水库吗？”

“我们明年再争取吧。”

“标准分！就这么定了，这是咱们贫协会的决定！”贫下中农代表几乎生气了。

“不行啊！我们不能要！”青年们异口同声地说。

老书记干咳了两声，向我使使眼色，意思说：是时候了，你该表表态，帮咱说几句。我又兴奋又尴尬，不知说什么好。旁边铁英打进攻战了，她拉了我的袖子，用上海话低声说：“依应该帮阿拉讲话！”想不到碰到这样棘手的矛盾，使我左右为难。后来我急中生智说：“这样吧，还是尊重当地组织，请支部讨论决定吧！”

“唉！”老书记失望地叹气，焦急地抓着头皮。

这天晚上，我激动得没有睡好。拂晓，一阵嘹亮的军号把我吹醒。炕上的人都不见了，被褥都折叠得四四方方一刀齐。隔窗望去，山岗上一轮朝阳喷薄上升，万道金光洒向大地，青年们扛着枪，一身彩霞，越显得英姿飒爽，他们新的一天战斗生活又开始了。

（原载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《解放日报》）

在张思德光辉形象面前……

晓 晨

我久久地凝视着张思德同志生前和战友烧炭的照片，不禁思潮汹涌，浮想联翩……。

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张思德同志的照片。这不是一张普通的摄影艺术作品，而是一件记录共产主义战士张思德同志光辉事迹的极其珍贵的资料，是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岁月里保留下来的珍贵的革命文物。这幅珍贵的照片华彩夺目，光照人间！它让我们看到了“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有道德的人，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，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”，一个“完全”“彻底”为革命的人；让我们看到了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，我们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怎样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，为我们今天的幸福而战斗的。

“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”，他是走在我们这个革命队伍的前面的一个同志。

我久久地凝视着这张照片，不禁思潮汹涌，浮想联翩……。
看，这狭窄的炭窑出口，温度一定很高吧。我们的张思德

同志抱着一捆炭，也许是一捆刚出窑的、准备送去给中央首长和同志们取暖的炭。他那张敦厚、朴实的脸微笑着。此时，他在想些什么呢？

我记起了很多关于张思德同志烧炭的故事：

张思德同志曾经这样问过一位老战友：“这些日子，你的工作、学习怎么样？”“平常。”那位战友回答说。张思德摇了摇头：“那还行！今后可不能再说这样的话。”又说：“应当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。”确实，对于一个革命战士来说，“平常”这个标准太低了。张思德同志对自己工作、学习的标准的要求是什么呢？就是毛主席指出的“完全”“彻底”。他上山烧炭，完全是按照这个标准做的。张思德同志烧的炭，每一根都要求是明光光，黑油油的，好象上了层电光，敲起来当当响。不允许有一根“夹生”，有一块碎片。你看，照片上，他正在为又烧了一窑好炭而高兴哩，同时他也一定在想着下一窑如何烧得更好！

张思德同志刚调到中央警卫团时，队长就对他说：“咱们队的任务很重，工作很苦啊！”张思德坚定地回答：“队长，我不怕苦，我能吃苦。”在张思德同志的词汇里，确实是没有“怕苦”这个词的。他说过：“革命，就是不怕牺牲，革命，就是敢为人民献出自己的生命！”在他带领全班同志上山烧炭时，工具，他总是拣最差的；砍树，他总是砍得最多的；背运，他总是背得最重的；睡觉，他总是睡得最晚的。出窑是最紧张、最艰苦的时刻，窑里温度高得烫人。而每逢出窑，张思德同志总是最先钻进去，并且工作得时间最长，出来时满身漆黑，浑身浸透了汗水。你看，照片上，张思德同志又带着满脸笑容从炭窑里钻出来了。他高兴的是又为革命流了一身汗水。

他一定是这样想的！

张思德同志是从不畏惧困难的。每当首长问他：“工作有困难吗？”他总是充满信心地回答：“困难是有，不过我们能克服！事情都是人办的。”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主义战士，是最懂得唯物辩证法的，是最懂得革命的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，他们从来就不回避困难，但也从来没有一个困难能成为他们前进的障碍。在他们面前，一切困难都会转化为胜利，转化为光明！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岁月，在日寇、汉奸和蒋匪帮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面前，张思德和他的战友们遇到过多少困难啊！可是，你看，这张照片上，张思德同志多么乐观，多么充满信心！在漆黑的炭窑里，他看到的是革命的成绩，看到的是一片光明，他充满战斗的勇气，他坚信毛主席领导的革命事业必将一天天发展壮大，共产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实现！他一定是这样想的，一定的！

呵！在这座炭窑口，我们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张思德同志所想到的，一定还不止这些。炭窑是狭小的，共产主义战士的心胸是无比开阔的，他想得一定更深更远，胸中装着整个世界！正因为这样，他的牺牲才能“比泰山还要重的”。

今天，我们已经战斗在无限光明美好的社会主义时代了，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普照大地。与张思德同志相比，我们今天的战斗环境已经不知多少倍地改变了。我们许多同志有的战斗在高大的厂房里，有的战斗在奔驰着拖拉机的田野上，有的坐在明亮的办公室里，即使有一些地方还比较艰苦，但比起这张照片上张思德同志所在的炭窑，也已经不知好了多少倍了。我们走在张思德同志没有走完的征途上，我们正在从事前人从未进行过的伟大事业。当我们遇到各种艰难困苦时，当我们的

工作遭受到某些挫折时，我们是怎样想的呢？我们是不是真正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武装了头脑，是不是掌握了困难与光明、挫折和胜利的辩证法了呢？我们的工作标准究竟是“平常”，还是“完全”“彻底”为人民服务呢？我们应当怎样更好地向张思德同志学习呢？

我久久地凝视着这张照片上的光辉形象，不禁思潮汹涌，浮想联翩……。

（原载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五日《解放日报》）

车间里的“雷”声

浙南工人 绝学军

清晨，朝霞满天。

我刚踏上厂区，从车间里传过来一阵阵洪亮的唱革命样板戏的声音。跨进车间一看，我呆住了：原来是我的师傅，乘班前会前，领着大家学唱革命样板戏《智取威虎山》选段。只见他头一抬两手一摆，高唱“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，专拣重担挑在肩”，紧接着是一阵热烈的跟唱声。这声音如春雷般在车间爆发，随东风送出窗口，在厂区的晨空回荡。

我跟师傅干活已经两年多了，只知道他是一个共产党员，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，技术革新是能手，但从没听到他唱什么歌、哼什么戏过。最近，虽然听说他在家学唱革命样板戏学得挺起劲，万万想不到他会唱得那么好。

上班时，我就问师傅什么时候学会唱戏的。“下了班跟你细细谈吧！”听师傅的回答，意思是说来话长。再看他炯炯有神的虎眼，正盯着车床上飞转的车刀，我意识到他正在为超额完成生产计划作出新的贡献，也就不再往下问，在一旁帮着师

傅干了起来。干着干着，我似乎听到师傅唱的：“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，专拣重担挑在肩……”和隆隆的马达声、车刀切削声，组成了一支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的鼓舞人心的乐章。这声音，近听如千军万马杀上战场时发出的马蹄达达声，远听犹如练兵场上阵阵厮杀声。我的师傅，叉开大腿，微弓着钢铸铁打般的身躯，两手敏捷地动作着，宽阔的肩膀上冒着热气。他，正在进行着一场紧张的战斗啊！

“二十五年了！”下班后，我的师傅给我讲了这样一段回忆：那是在十四岁给一个资本家当学徒的时候。有一次，他出于好奇心爬在一家剧院墙上看戏，谁知道被狗娘养的老板看见了，一棍子把他从墙上打了下来，差一点跌断了腿。解放后，工人当家作了主，劳动人民也有权利看戏了。一度时间他曾经是个戏迷，空下来哼几句京戏。但是没多久他就纳闷起来了。他想，毛主席领导咱们翻了身，推翻了三座大山，为什么舞台上还尽是一些封建帝王将相、地主老爷小姐呢？打这以后，他就再也不去看戏了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，冲走了舞台上的牛鬼蛇神，解开了他心头的疙瘩：“封建地主、老爷太太在台上专了我们劳动人民的政，原来都是大叛徒刘少奇搞的鬼。”敬爱的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革命样板戏诞生了，他兴奋得直淌眼泪，跑到新华书店里买来了几本革命样板戏唱本，硬是跟着广播一句一句地学。

“这才是咱们自己的戏！”我师傅一边说，一边又唱起了杨子荣的《共产党员》唱段。唱完以后，他又说：“解放前，咱们穷人连戏院的门也进不去；文化大革命前，大叛徒刘少奇搞了鬼，咱们劳动人民没有机会登上舞台。现在，咱们劳动人民的代表登上了舞台，唱出了咱们的心里话，怎不叫人越唱越

爱唱，越唱越带劲呢？”

听了这番话后，我才明白我的师傅为什么对革命样板戏这么喜爱，为什么学得这么到家。革命戏演革命人，革命人唱革命戏。这可是千真万确的啊！作为一个业余文娱活动爱好者，我过去可以说是大半从兴趣出发的，难怪我总是学不好革命样板戏呢！

但是真正使我懂得唱“戏”的意义，是在突破技术革新难关的这几天。一天，不巧得很，在骨节眼上，我师傅的胃病突然复发了。可是，他一声不哼，照样到车间教唱革命样板戏，开机器。在干活中，我忽然看到他平时黑里透红的圆脸渐渐变白，额角上挂着豆大的汗珠，左手暗暗地按着胃部。看看情况不妙，我就叫师傅下来。他默默地摇了摇头，接着严肃地说：

“我们是在与帝、修、反争速度，抢时间，怎么能歇。”说着，他哼起了《共产党员》这段心爱的唱段，虽然声音很低，但犹如远远传来的隆隆雷声，包含着无穷的力量，充满着革命的激情，显示出共产党员无坚不摧的钢铁意志，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的豪迈气概。

隆隆的马达还是毫不疲倦地歌唱着，整个车间在沸腾，我也情不自禁地跟我师傅唱了起来：“立下愚公移山志，能破万重困难关。一颗红心似火焰……”

（原载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八日《浙江日报》）